

Giorgio Bassani

〔意〕乔治·巴萨尼 著

芬奇-孔蒂尼花园

IL GIARDINO
DEI FINZI-CONTINI

王建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iorgio Bassani

〔意〕乔治·巴萨尼 著 王建全 译

芬奇-孔蒂尼花园

IL GIARDINO DEI FINZI-CONTINI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芬奇-孔蒂尼花园 / (意) 巴萨尼著; 王建全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7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

ISBN 978-7-5327-6956-8

I. ①芬… II. ①巴…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意

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2364 号

Giorgio Bassani

IL GIARDINO DEI FINZI-CONTINI

Copyright © 1962 by Giulio Einaudi SpA, Torino

Copyright © 1991 by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7-683 号

芬奇-孔蒂尼花园

[意] 乔治·巴萨尼 著 王建全 译

责任编辑 李月敏 张 鑫 装帧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56-8/I·4210

定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序

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些关于芬奇-孔蒂尼家族的东西，关于米科尔，关于阿尔贝托、埃尔曼诺教授，以及奥尔加太太，还有所有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生活在费拉拉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大街上的那幢房子里的人们，或者只是像我一样经常去那里的人们。但是真正促使我去完成它的，却是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和朋友们，大概十个人，乘坐两辆汽车，在刚刚吃完中饭的时候出发，来到了奥雷利亚大道，仅仅是闲逛，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距离圣马里内拉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中世纪城堡突出的塔楼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们转进一条小路，甚至最终不得不弃车步行，像一群散兵游勇一样沿着城堡下荒芜的沙地前行：到了近处观看，这座堡垒可丝毫没有我们从远处看到它时、在第勒尼海光影的蔚蓝当中那样有中世纪的味道。大风吹打着我们的脸颊，沙子吹进了眼睛，海浪声震耳欲聋，由于没有那些听也没听过的罗马相关部门的书面许可，我们甚至连城堡都没

进去。心中深深的不满和愤恨让我们想在那样一个海边还残留着冬日严寒的日子里逃离罗马。

我们沿着沙滩走了二十多分钟。同行的人当中唯一开心的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开车的那对年轻夫妇的女儿。海风、海水，还有沙滩，这些都让吉亚尼娜兴奋不已，她尽情地宣泄着自己愉悦的情感。尽管她妈妈不允许，她还是脱掉了鞋子和袜子，迎着拍打到岸边的海浪，让海水一直漫过膝盖。她的样子快乐极了：过不久，当我们上车重新启程的时候，我看到她红红的脸颊上明亮的黑眸中泛起了一丝惋惜和不舍。

回到奥雷利亚大道之后不久，我们便来到了通往切尔韦泰里的路口。我很肯定大家都想尽快回到罗马，所以相信车子会径直开回去。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却慢了下来，吉亚尼娜的爸爸把胳膊伸出车窗，示意后面三十米左右的车他想朝左转弯。他改变主意了。

于是我们上了一条沥青小路，先是到了一座现代小镇，之后从那里又进入了另一条蜿蜒的小路，朝着内陆那座著名的伊特鲁里亚墓地前进。没有人问为什么，我也默不作声。

从小镇出来，道路微微向上，车也被迫减速。我们经过被称为“秃山”的地方，从这里一直到塔尔奎尼亚，甚至更远，也就是罗马北部的拉齐奥的所有土地，从山丘一直到海边，这一大片的土地不是别的，正是一座巨大、连贯的墓地。这里的草比山下奥雷利亚和第勒尼海之间的更绿，更密，更深：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地中海永恒的西洛可风，它吹过大海，到这里时已经失去大部分的海的咸味，不远处，山间的湿气也非常利于植被生长。

“我们要去哪儿？”吉亚尼娜问道。

年轻的夫妇坐在前排，小孩子在当中。爸爸的手离开了方向盘，抚摸着女儿褐色的小卷毛。

“咱们去看几座四五千年前的古墓，”他回答说，语气就好像要开始讲童话故事一样，把数字都夸大了，“伊特鲁里亚古墓。”

“真难过！”吉亚尼娜脖子靠在椅背上叹气。

“为什么难过呢？在学校老师教过你的吧？伊特鲁里亚人是谁啊？”

“历史书上一开始讲的就是伊特鲁里亚人，跟埃及人和希伯来人一起。可是爸爸，你说是伊特鲁里亚人更老还是希伯来人更老呢？”

爸爸一下子笑了起来。

“问问那位先生吧。”他指着我说。

吉亚尼娜转过头来，嘴还藏在座椅靠背的后面，眼神很严肃，而且充满了怀疑。我在等着她重复一遍问题，可是什么也没有：她马上就转过去看前面了。

路前方依旧是斜坡，两侧种着柏树。行进中我们碰到了许多当地人，姑娘和小伙子。大家都在周末悠闲地散着步。几个姑娘甚至五六个人手挽着手一起走，就像锁链一样。看着她们我觉得很奇怪。相遇的瞬间，她们用微笑的眼睛看着我们，眼神充满好奇，同时夹杂着一一种奇怪的高傲，隐藏着一种不屑。真的很奇怪，但也美丽、自由。

“爸爸，”吉亚尼娜又问，“为什么那些古代的坟墓没有那些新的坟墓令人伤感呢？”

一群人唱着歌走过，比刚刚的还多，几乎占满了整条马路，我们的车子都差点被迫停下。

“很明显啊，”他回答，“刚刚过世的人和我们更亲密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更爱他们。你看，伊特鲁里亚人可是已经死去好久啦。”他又开始讲童话了，“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活过一样，就好像他们一直都是死的。”

又一次停顿，时间更长。停顿过后（这时候我们已经距离墓地前面的空地很近了，空地上停满了车）轮到吉亚尼娜来讲课了。

“可是，既然你这么说，”她更喜欢用温柔的讲课方式，“那就是在提醒我伊特鲁里亚人曾经活过啊，我也像爱其他人一样爱他们。”

接下来对墓地的参观，正是按照这句特殊而温柔的话进行的。正是吉亚尼娜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是她，最年幼的一个，用某种方式把我们的手牵在了一起。

我们走进最重要的那间墓室，就是贵族马图塔家族的坟墓：地下一个低矮的厅堂，里面放着二十几个灵柩，每个灵柩都对应放在一个凝灰岩墙壁的壁龛中，上面密布着多彩画，描绘的是亲人、日常生活用品、锄头、绳子、斧子、剪刀、铲子、刀、弓箭，甚至还有猎狗和沼泽飞禽。此时此刻，我情愿抛开所有学术上的严谨，去具体想象和勾勒这些位于市郊的坟墓对于生活在切尔韦泰里、面对罗马征服即将到来的晚期伊特鲁里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象着，就和今天完全一样，在意大利的乡间，墓地的栅栏标志着所有夜间散步的终结点，从他们附近的住处，家人和同宗几乎都是步行而来，当然也有朋友们结伴而来，没准就像我们今天在

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或者是和相爱的人一起，也有自己单独过来的。他们走进这些圆锥体形状的坚固而庞大的坟墓，就像德国士兵在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中徒劳地在整个欧洲修建的地堡一样，就像活人居住的堡垒一样——从外面看是这样的，在内部也是一样。（渐渐地，在几个世纪里，灵车铁铸的车轮，在从坟墓一端延伸至另一端的石板路上，留下两行深深的、平行的车辙。）是的，一切都在改变——人们这样自言自语——世界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曾几何时，伊特鲁里亚用它贵族式自由城邦的联盟，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更野蛮、人口更多，但也更加强大和善战的新文明渐渐征服了所有的领土。但说到底，这一切又有什么紧要呢？

跨过墓地的门槛，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另一个房间，里面是为不久之后将长眠于父辈身边的人准备好的灵床，永恒不再只是幻想和童话，或者祭司们的承诺。未来会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去颠覆整个世界。但在那里，在那死去亲人们神圣而狭小的围栏里，在保留着让生活美好和让人们向往的诸多事物的坟墓的核心里，在那个被守护、尊崇、呵护的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至少在那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疯狂，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后依然回荡在这覆满野草的锥形坟墓四周），至少在那里，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们动身返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从切尔韦泰里到罗马的路程并不遥远，开车的话通常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那个晚上的旅程却并不那么短暂。半路上，奥雷利亚大道上挤满了从拉迪斯波利和弗雷杰内来的车辆。不得已，我们的行进速度如同步行。

但又一次，在一片寂寥之中（吉亚尼娜也睡着了）我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回到了费拉拉蒙特贝罗大街尽头的希伯来坟墓。我又看到了那广阔的草地，上面长满了树木，还有墓碑和柱子，沿着围墙和内部的隔墙，更加密密麻麻，芬奇-孔蒂尼家族巨大的坟墓就好像在我眼前一样：必须得说这座坟墓外观很丑——从小我就听家里人这么说——但是却不因此影响它的恢弘，和它对于整个家族的重要意义。

那座坟墓的建造似乎是为了保证它的奠基者——他和他的后代们——的永久安息，我认识和爱过的芬奇-孔蒂尼家族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一个人享受到了这种待遇，想到此我就心痛万分。其实那里只埋葬了家族的长子阿尔贝托，他于一九四二年死于淋巴瘤；而女儿米科尔、父亲埃尔曼诺教授、母亲奥尔加太太，还有奥尔加太太年老瘫痪的母亲，他们都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被流放到德国，不知是否找到了安葬之地。

第一部分

坟墓很大，很坚实，非常恢弘：有些像古代东方的庙宇，就好像前几年还流行的歌剧《阿依达》和《茶花女》的舞台背景。在其他任何墓地，也包括毗邻的市政墓场在内，这样一座坟墓也许并不会让人吃惊，没准还湮没在墓碑的方阵中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我们的希伯来墓地，它却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坐落于远离村镇的一片废弃的土地尽头，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埋葬过任何人，它依旧那么突出，那么引人注目。

阿尔贝托和米科尔的曾祖父摩西·芬奇-孔蒂尼将这座坟墓的修建工程交给了当时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他在城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代表作。在一八六三年教皇领地被并入意大利王国后不久，曾祖父去世，随后，费拉拉的犹太人居住区也被最终废除。大土地所有者，“费拉拉农业改革者”——市政纪念牌匾上如此写道，以此铭记这位“意大利人和希伯来人”的功勋，市政府也将他的功绩公布在马志尼大街的礼拜堂，就在三楼楼梯平台的顶端。但是说到艺术品味，他并没有很讲究，当他下定决心要建造一座自己和家人的坟

墓，便直接交由设计师全权负责。当时的年代太美好，太繁荣了：一切都让人充满希冀，让人自由敢干。早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在他的青春时代，新近取得的公民平等使他充满欢欣，也使他得到了起家的一千公顷土地，如此我们也就好理解为什么这位严厉的大家长会为这桩大事毫不吝惜金钱。很可能他将一切全权授予了那位著名的建筑大师。而这位大师，当看到摆在面前的如此多而相似的大理石：卡拉拉的白色大理石、维罗纳的粉红大理石、黑灰斑点石、黄大理石、蓝的、绿的，他自己也头脑混乱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大杂烩，好比位于拉韦纳的迪奥多里克陵墓、卢克索的埃及庙宇、罗马的巴洛克，甚至还有克诺索斯的古希腊风格的低矮庭院柱廊。各种风格。渐渐地，一年年过去，时间总会用它的方式将这些不同的奇怪风格协调地融合在一起。摩西·芬奇-孔蒂尼，这位“勤勉、严谨的工作者”于一八六三年去世。他的妻子阿莱格里娜·卡玛耀莉，“家中的天使”，于一八七五年离世。一八七七年，轮到还年轻的他们唯一的儿子梅诺蒂，工程学博士。一八九八年，他的妻子，特雷维索那一支的阿尔托姆男爵家的女儿约塞特在二十年后追随他而去。他们都埋葬在这里。一九一四年，埋葬在这里的唯一一位家族成员是圭多，六岁的小孩子，此时已经越来越少有人在意陵墓的维护以及必要的清洁和整理，尤其没人去管周边的那些杂草，任其蔓延。深色的草丛几乎已经发黑，像黑铁一样，蕨类、荨麻、蓟草、罂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侵占坟墓。以至于在坟墓建成大概六十年后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当还是小孩子的我最初几次去参观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我妈妈总是这样形容它，我当时正牵着她的

手) 芬奇-孔蒂尼家族的陵墓就已经差不多是如今这副年久失修的样子了。淹没在野草的绿色之中, 起初光滑明亮的彩色大理石表面, 现如今已经由于严寒酷暑的侵蚀和积满的灰尘而显得暗淡无光, 顶盖和外面的台阶被炙热的太阳和霜冻摧毁: 它已经变得没有了以往的惊艳和贵族气息, 而只是被长久废弃在荒野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实际上和他们的坟墓相似, 芬奇-孔蒂尼家族所拥有的另一个家也同样孤立和与世隔绝, 就在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大街尽头的地方。费拉拉的这条大街由于乔祖埃·卡尔杜齐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而变得极负盛名, 吸引着全世界的诗歌和艺术爱好者, 任何对于它的赞美和描述都不为过。它的所在正是这座城市北部的中心位置——文艺复兴时期扩建在狭小的中世纪城镇外, 因此得名埃尔科莱新区。大街宽敞、笔直得像一把剑, 从城堡一直延伸到天使墙; 街的两侧从头到尾都是贵族们深色的华丽住宅; 红色的路砖, 绿色的植被, 蓝色的天空, 美丽的大街一直向远处铺展开去, 似乎通往无尽的地方: 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大街就是这么美丽, 由于它的旅游价值, 费拉拉市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会自十五年前就意识到了保护它的重要性, 不惜任何严厉的措施去禁止所有的房产投机和投资, 总之就是尽全力完整地保留它原有的贵族气息。

大街的外观美轮美奂: 它的内涵也从未破坏。

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可以从埃尔科莱大街进入芬奇-孔蒂尼家族的宅邸, 但是在到达之前, 还必须走过一片直径超过半公里的巨大、几乎是荒芜一片的空地; 它建于一座十六世纪的古迹之上,

之前是埃斯特家族的住所，或者说，“娱乐场所”，后来被刚刚提到的摩西·芬奇-孔蒂尼在一八五〇年购得，之后又传给了后代，几经翻修改建，它已经变成了一座英国式、新哥特风格的建筑：除了关于利益的考量，我自问还有谁知道关于这座房子的历史？还有谁会记得呢？《旅游指南》不会提，来往的游客因此也就一无所知。但不只他们，就连费拉拉如今已悄无声息的犹太团体中仅存的那些希伯来人，连他们都不会去缅怀。

《旅游指南》对此只字不提当然不对，但是也无可非议：战争之前环绕着芬奇-孔蒂尼家族宅邸的巨大花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座大公园——面积几乎就有十公顷，一端到天使墙下面，另一端至圣本笃门的隔栏，它代表的是某种稀有、出众的东西（二十世纪初的《旅游指南》都会提到这一点，使用的是好奇的语调，介于世俗和抒情之间），而今天，从字面意义上说，这座花园已经不复存在了。约塞特·阿尔托姆栽种的大树，椴树、榆树、山毛榉、杨树、梧桐、七叶树、松树、云杉、落叶松、黎巴嫩雪松、柏树、橡树、圣栎树，甚至棕榈树和桉树，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都被推倒了，以获取烧火的木材，这片土地已经回到了它初时的样子，也就是摩西·芬奇-孔蒂尼从阿沃里侯爵那里购买过来的时候的样子：城墙里面的一大片菜地。

这是一座真正的大宅子。很大，独立的建筑，在一九四四年的一场轰炸中被严重损坏，现在被五十多个家庭占据着，这些人都是流离失所，属于穷苦的无产阶层，和古罗马的平民别无二致。还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别的地方，尤其是莫尔塔拉大街高楼下面的门廊里：他们都是尖刻、粗野、暴躁的人（据我所知，几个月前，他们

用石块驱赶走了骑自行车来调研的市政卫生官员)，为了避免任何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古遗迹监管部门的驱逐计划，他们似乎甚至想去刮掉所有墙壁上残留的古代雕刻。

“现如今，为何要让那些可怜的游客们花冤枉钱呢？”我猜想最新版本《旅游指南》的编辑们可能会发出疑问，“说到底，那有什么东西可看呢？”

如果芬奇-孔蒂尼家族的坟墓叫作“吓人”，我们甚至可以因此嘲笑它，但是他们的宅邸，那座孤零零矗立在潘菲里奥大运河和下水道蚊虫、青蛙之间的大房子，它的绰号可是令人羡慕的贵族豪宅，嘲笑它是万万不行的，即使在五十年之后。哦，这宅子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人觉得被它冒犯了！也许只需要沿着把花园和埃尔科莱大街分开的那没有穷尽的围墙走走就明白了，连绵不断的高墙，大概在中间的位置是一扇深色、雄伟的栎木大门，上面没有把手；或者，从另外一边，从天使墙上面，视线穿过下面茂密的树干、树枝、树叶，直到隐约看见那奇怪的、尖尖的主宅的轮廓，还有宅子后面，很远的地方，一片空地的边缘上网球场的灰色斑迹：自古以来贵族式的傲慢和孤独，如今依旧如初时一样弥漫其间。

“真是一群暴发户，脑子里都是古怪的念头！”我的父亲就经常这么说，每次提到这个话题，他总是带着一种亢奋的仇恨。

当然，当然，他承认：这个地方之前的主人，阿沃里侯爵一家，他们的身上流淌着“非常尊贵”的血液；自古以来，这片菜园